

中
11



通俗文藝叢書

煤窑起義

田中
著
東
書店印行

(小說)

通俗文藝叢書

煤 窑 起 義

申 田 著

東北書店印行

小序

石圪節煤窖收復後七八天，我們趕到了潞城五區，附近的老鄉們，還在津津有味地談論着當時收復的情景。因為我們的地下軍工作的好，來了個裏應外合，打響了咱們邊區收復礦山的第一砲。我們會見了當時起義的礦警與工人，又到石圪節煤窖上走了幾趟。三年前，這裏還只有幾間破房子和一架機器。敵人佔領後，在這裏大興土木，起造了許多高大房子，又把煤窖周圍三四里方圓的良田，統統佔起來；在周圍密密層層的架設了數不清的電網，挖了許多壕溝，築了十幾個兩三丈高的碉堡，只留南北兩個門出入。南門在山脚下，有汽車路直通白晉鐵路的常村車站。從南門向裏走三四丈遠，有一間小小的衛兵室把着第二道門。它的對面，接連着三四座通長的礦警宿舍，經常住着七八十個礦警。再向上走幾十步，有一個礦廠。場的東邊叫三角院，原是所長池田與隊長芹田和一夥日本人住的地方。這三角院造得非常結實，活像一座小城市，三個角上三座碉堡，城牆上滿佈着槍眼。據說鬼子準備把這裏作爲最後掙扎的堡壘，廣場的西邊，就是工廠，煤井和工人住宅區。向上穿過北門，直到黃沙嶺的高阜，又是敵人的碉堡，那時經常有一小隊日軍在這裏駐防。鬼子們竊據煤窖，確是煞費心計，而我們收復煤窖，却也神機莫測。下面就是當時起義的故事。

目 錄

送信的老太太

一

棺材

五

李班長的轉變

八

十二點鐘以後

一〇

「喂，我是二〇八」

一三

「呀」

一七

「開電燈」

二〇

送信的老太太

石圪節煤窯緊急戒嚴已經兩天了。南門北門關得緊緊的。四圍縱橫密佈的鐵絲網，一到夜裏就通着電流。大路邊，斜坡上，溝道中，密密層層的埋着四五百個地雷與電雷。十六個崗哨，日夜守望着。池田與芹田下了命令，不准一個人進去，也不准一個人出來，與外邊完全斷絕了聯系。

其實鬼子的密計，早被全煤窯秘密地傳揚着了：他打算在八月十八號那天回太原去，所有工人、礦警、職員、機器一起要帶走。因此他禁絕中國人和外邊的來往。全煤窯慌亂起來了，大家議論着，誰都迫切希望找到一條出路，免得被鬼子帶走。地下軍的領袖們便乘這個時機，準備立刻起義。

起義的總指揮部，設在煤窯南邊三里外的一個小村子上。十七號下午，離起義的時間祇有半天了，現在迫切需要了解一下煤窯內部的佈置情況，就是因為鬼子防的嚴，兩天了，他們一直得不到裏面的報告，外面也混不進去。工作員趙××急得在房裏轉圈子，想不出辦法來。急了呀，怎麼辦呢？他這才去同房東王德山商量這件事，意思是想

請王德山的老娘去走一遭。王德山同他七十歲的老娘，原是從山東逃荒到這個地方的，自從敵人佔了潞城，他們就長期掩護我們的區長、工作人員在敵佔區活動，有過許多忠勇機密的故事。煤窖開工以後，他們就到窖上去活動，因為他們平素愛交朋友，窖上的工人、職員、礦警們，閉了也就常到他家去玩，很多人在這裏拜過兄弟，並發生了抗日的關係。有一個時期，因為他們家來往的人物太雜，我們怕出危險，曾一時和他們斷了聯系，老太太却辛辛苦苦的跑到鄰近各村的熟人家去打聽：『這兩天有同志來了沒有？』以後關係接上了，她向工作人員保證說：『你們放心，我們的腦筋永不會壞！』從此，王德山和他的老娘，更積極的到礦山上去活動，煤窖上的人，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這個好老太太。

王老太太聽了趙同志的意思，是要他到工廠裏去叫一兩個工人領袖出來，商量起義的大事；她很爽快的就答應下來了。她說：『你放心吧！我就去！我今年七十歲啦，死了也不算個啥，總不能讓那夥年輕人出危險，他們就好比我的兒女一樣啊！』這時有個常明媳婦，也想到窖上去看看他男人，弄把米吃；她糊里糊塗的提着兩個北瓜與半籃豆莢，同着老太太一起去，可是她知道老太太是去幹什麼呀？

她們剛出村，就下起大雨來了，雨點像黃豆那麼大，水順着老太太的黑包巾直往下流，全身淋得像隻落湯雞。常明媳婦忍不住了，她一再提議要回去。可是老太太是幹什

癩的呢！她連頭也不肯回一回地一直往前走。她早下定了決心：就是淋死人，我也要叫世人來計算。

她們一步一滑的換到煤窖的南門口，只見鐵絲網一層又一層的緊關着，沒有一個口可以進去。在旁邊兩丈高的土坡上，還有個偽警在那裏放哨，沒等她們開口，偽警先就惡狠狠的吆喝起來：『你兩個老婆子幹什麼？快走開！』老太太裝出可憐的樣子，向偽警哀求起來：『先生，可憐可憐咱吧！我的兒子和小孫孫三天沒回家啦，不知在窖上呀不在？』那偽警橫眉瞪眼的回答：『在窖上，都好好的，有什麼看頭！』老太太說：『嗚！他們三天沒回家啦，我總得過去看看，我家今天沒吃的了，進去拿把米，滾口米湯喝，總不能叫人餓死啊！』偽警有些不耐煩了，他說：『誰管你那麼多，反正不許進去，這是太君的命令。』老太太不斷哀求，偽警暴跳起來，他大聲吼叫着：『滾開，好嘍！』

老太太心想，同這沒心肝的傢伙說好話是沒有用啦。只得悄悄的在路旁坐下來，找尋機會。東張西望的瞧，那裏可以進去。她看見兩邊都是深溝齊岸，只有中間一道鐵絲網下還有些空子，她估量把身體伏低一點，或許可以鑽進，於是就慢慢的挨近鐵絲網。偽警已經看出老太太的用意了，嚇唬着說：『可不能鑽，那是電網，一碰就死，你不想活就去鑽！』老太太一想：使硬的吧！忽的立起來，怒沖沖的衝向電網，嘴裏喊着：『

我就是不想活啦，反正今天進不去也活不成，我就拚了這條老命吧！」這下，可把那偽警急壞了，他連忙響着槍栓，大聲吆喝着禁止她去鑽電網，老太太也知道電網厲害，只得重又回到自己坐的地方。常明媳婦嚇得面孔發紫，在撒撒的發着抖。

雨一陣緊一陣慢的下着，她們剛剛乾了的衣服，又淋了個稀濕。常明媳婦三番五次的勸老太太回去，老太太仍然很堅決，她堅持着：『就是死，我也要進去。』老太太用各種各樣的方法與偽軍麻纏，從上午十二點鐘直磨到下午三點鐘，眼看沒有希望了，老太太心裏也慌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窖上的伙伕下來挑水，老太太想：如果錯過這個機會，就再也不要想進去了。等伙伕挑開鐵絲網的時候，她馬上給常明媳婦使了個眼色，拉住了伙伕的衣服就往裏鑽，常明媳婦拉住老太太的衣服也跟着鑽進去。偽警在高坡上大聲咆哮的阻止着她們，但是，那有什麼用呢？他們一進去，立起身來，拚命的朝裏就跑。幾隻小脚踏在稀爛的紅泥坡上，跑上去又滑下來，滑下來又爬上去，連爬帶滾的弄得滿身是泥，籃子裏的北瓜豆莢撒得滿地，她們却畢竟衝進了工人的宿舍。

棺材

老太太來到審上，悄悄的找見了工人領袖王根喜、王炳和和苑丙生。她直急得想把要說的話一下說出來。可是一眼瞥見常明媳婦還在旁邊，當然不便開口。就對常明媳婦說：『你不是要找你家男人弄把米？那你去吧！』支開了常明媳婦，便向王根喜丟個眼色，找到一個靜僻的去處，悄悄的對他說：『趙同志要你們趕快下去一趟，有要緊話吩咐哩，我是專爲這件事來的。』

『怎樣下去呢？』這個難題馬上又從王根喜的胸頭湧上來，出去比進來還困難呵！已經焦急好幾天啦，就是想不下一個出法，他立刻召集王炳和、苑丙生、劉岐山來討論。大家眼巴巴的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還是想不出個好主意來。最後，苑丙生忽然想起一條妙計來了，他向大家說：『昨天晚間，不是有個工人因爲要想逃出去，答不上口令，被礦警打死了嗎？眼見棺材快做好了，咱們籍口去埋死人，不就可以溜出去了嗎？』經他這一說，大家心頭一亮，都說『好辦法』，於是低低討論了一回，就分頭去進行活動。苑丙生走到太君那裏，把屍體如何發胖發臭，三分真七分假說了一遍，請求開門放

行，好送出這口棺材。鬼子一聽見此情，害怕七八月裏鬧開瘟疫，馬上毫不思索的滿口答應。苑丙生把這消息向全廠一傳——工人們因為不能出去正愁得沒法，這消息好比來了一個大赦令，那個不爭嚷着要去？當下你搶着去抬棺材，他搶着去扛鐵鑊，沒事幹的也搶着要送喪；老太太和常明媳婦也夾在裏頭，在那口薄皮棺材後面，男男女女老老少跟了二十幾個，大搖大擺的一路走出南門，一點也沒有受到阻攔。

出南門往西一拐，走不上一里地，王根喜叫工人們把棺材停到關帝廟的牆根下，他用手一擺說：『大家散夥罷，不用理了。』工人們起先還發呆，想了一下，就好像出籠的小鳥，把棺材一擡，一哄而散。

根喜、丙生、岐山，到了工作人員的房子裏足足討論了一個鐘點，把黑夜起義的每個細小節目都討論得清清楚楚。太陽快落山的時候，王根喜與劉岐山才慢慢的向煤窖上走去。站崗的礦警問：『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？去的工人們呢？』他們自在的回答：『在下而修水坑呢！一會就上來啦。』他們走到三角院前面的大場上，正碰着所長池田與礦警班班長任安卿，率領着一二十個礦警雄糾糾的從北門口下來了。他們是在今天早上上潞安府去的。他們走上前去照例行了一個軍禮，然後聽個機會悄悄的拉着任班長到一邊說：『今夜十二點鐘……你……打開電網，迎接……八路軍……』

『幹吧！』任班長挺了挺腰說：『一路上真把我急壞啦，我道回不來了，這下回來

得真好。』說罷，任班長揮一揮手，說一聲『小心』，大踏步的走了。他走到衛兵室，書記傅文才與劉春言，正在討論什麼。突然見任班長來了，都高興起來。任班長大聲的向傅文才說：『今天帶崗由我來作！』傅文才覺着有些奇怪，在任班長臉上掃了一眼；憑他那機警的頭腦，他立刻想到是自己人，連說：『使得，使得。』劉春言也在旁邊哈哈大笑，三個人點頭會意，都帶着得意的神氣微笑着。

礦警班原來完全是被敵人控制着的。自從今年五月間，劉春言來到煤窖上，任班長與傅文才就有了抗日關係，可是兩方面都不知道。劉春言與任班長是同鄉同事，都在舊軍隊裏當過兵，劉春言就憑着這點關係，打進了煤窖，在任班長班裏當個兵。爲了朋友的義氣，任班長一力幫助劉春言的工作，漸漸的他也成了抗日的積極份子。當劉春言踏進煤窖的第二日，傅文才請假去看他的父親，他一踏進門，看見他父親正圪蹴在火台上和兩個陌生人說話；一見他進來，就壓低嗓子向那兩個陌生人介紹說：『這就是文才』；接着又轉過臉來對文才說：『兩個客人已經等久了，這是咱八路軍同志，要和你商量一件事呢。』傅文才一聽說『八路軍』三字，不好意思的打了個招呼說：『看我幹得這種骯髒事，真是見不得人了！』說了幾句閒話以後，父親走了。他們秘密的談了一個多鐘頭，傅文才回到煤窖，馬上就與劉春言接上了關係。傅文才是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人，不多話，可是心地却特別仔細，煤窖裏的大小事情，他都瞭解得清清楚楚。經過他們

三人的共同努力，團結了一批人在自己的周圍，成了這次起義的主力。

李班長的轉變

下午八點鐘，晚飯已經吃過了，太陽落了，煤窑的電燈明晃晃的，照耀得像白天一樣。這時候，煤窑上的人開始緊張起來了。起義的人們焦急地等待着起義的時刻。鬼子與漢奸壞蛋們，也都在忙着收拾東西，喝離別酒，準備明日一早起身，回太原去。只有礦警班班長李生祥，今天連夜飯也沒有吃，他愁眉苦臉的好像有老心事不能解決。原來他自從聽得『皇軍』要回太原的消息以後，就着實的發起愁來了，他的老婆正懷着小孩，不能走動，不走，又沒有別的道路，他爲這件事苦惱好幾天了。他決心要同劉春言去商量商量。劉春言雖是個戰士，論起年紀來，比李班長大兩歲；李班長雖是個老吃糧，可是劉春言五歲起就當兵，講起隊伍裏的事，劉春言又比他高一着；李班長的直脾氣，對強過他的人，就佩服得五體投地，他倆終於成了好朋友。李班長凡碰到不能解決的問題，總得先同劉春言商量商量。這次，他找到了劉春言，就訴起苦來：『老劉，明天人家要退走，跟人家走還是不走。』劉春言的態度很平淡，他冷冷的說：『走不走吧，還不是由

你。你當班長的沒法，我當兵的還有啥法？」李班長說：「老劉哥，別這樣說，咱倆的心思誰還摸不着誰？明天咱到常村，把軍衣一脫，把槍一丟，那怕討吃，咱也不走了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劉春言笑了一笑說：「辦法倒是好，可是我能這樣做，你却不行呵！這裏人誰不認識你李班長？你的名譽那麼壞，只要你一出去，老百姓就會立刻把你打死。」李班長的面色變得蒼白，低着頭一聲不響。停了一停，劉春言接着說：「老弟，不是我今天有心理怨你，我看你平時教練新兵，還是那麼個老派頭，弟兄們動作稍稍差遲一點，你就是一拳，『奶奶的，老子叫你立正，你偏要稍息』。人家忘了扣一個扣，你也要給他一脚，『奶奶的，軍人就是要講紀律，講服從』。大家向右看動作慢一點，你偏要從頭至尾來一個排子耳光，打得每個人眼裏冒火，我看弟兄們跟你出一趟操，正不知要挨你多少拳腳。老弟，替鬼子作事，你也恁地認真，你說，今天那個弟兄不是恨你入骨？誰不想借個機會報復！」這些話，正說到李班長的痛處，不由得使他害怕起來。遲疑了半晌，才沒精打采的說：「可說得是啊！我也知道自己的名譽太壞，得罪的人太多，可是現在事情已經弄到這步田地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」劉春言不回答他。沉默了好久，才慢吞吞的說：「辦法倒都是人想的，那見得就沒了辦法？」李班長聽了這話，心頭一閃彷彿聽出了什麼，搶着說：「有辦法快告訴我，見死不救，算不得朋友。」劉春言故意點他一點說：「我說，你有一班人，那裏喝不上稀飯？」李班長經他這一點，心頭又

是一亮，勇氣也就增加了好多，他說：『話倒也說得是，可是！沒有道？』劉春言向他一指說：『鼻子底下就是道。』李班長霍的一跳，焦急得幾乎要嚷起來，『你叫明好不好？你叫明好不好？』當他立起來的時候，一眼恰看見一個壞蛋打旁走過，急忙用腿在劉春言腿上一碰，低低的說：『停忽兒到你家裏去談。』說罷，兩人各自走散了。

八點半鐘，李班長又來找劉春言，李班長以爲劉春言所指點他的道就是開小差，他說：『今天黑夜，你帶着咱們的家眷在前面跑，我同任班長帶兩班人拿槍在後面掩護，你說好不好？』劉春言心裏實在有點好笑。可是他知道李班長已經下定決心，回過頭來了，他也就順便略略告訴了他八路軍今夜要來襲擊煤窯的消息，要他保守秘密。開初李班長還是有些害怕，他說：『人家來了要把咱打死怎麼辦？』劉春言又發急又好笑的說：『你的腦袋怎麼那麼不清，你不用管，你帶着你的班就是了，今天不要睡，十二點鐘作準備，我自然有法搭救你！』李班長只得含含糊糊的走開了。

十二點鐘以後

半夜十二點鐘的一次汽笛響開了，那汽笛活像毛驢一樣直着嗓子叫喚，約好的起義

時間來到了。

在礦警宿舍裏躺着的二十幾個『自己人』，心忽地都像壺裏的開水一樣嘟嘟跳起來，他們牢記着今夜汽笛一叫，八路軍就要來奪取煤礦，他們得配合八路軍裏應外合。他們懺懺睡在自己旁邊的那些壞蛋們，一個個像死豬一樣打着鼾，這些傢伙還準備養精蓄銳，明天跟皇軍回太原去。

這些『自己人』們今天心裏特別高興，他們想起幾年來，那些壞蛋們仗着鬼子的勢力，要打就打，要罵就罵；連做碗飯也得讓他們先做；他們打碎了你的鍋盤，還得你向他賠罪；受了冤屈，還得挨皮肉的光；……這一肚皮的怨氣，今天可得痛痛快快的吐一吐了。他們又想到了八路軍，可以仍然留在家鄉作工，不必跟着鬼子到太原去受制。他們又想，從此，他們可以摔掉這頂漢奸帽子，從新做個中國人。他們越想越有味，也越想越快。

心裏跳得睡不着，他們悄悄的爬下炕，整理整理圍在頸子上的白手巾（起義的暗號），假裝小便悄悄的溜到門外。偶爾碰上自己的同伴，低低的互相詢問着：『來了沒有？怎麼還不見動靜？』『可是呀！這倒已經十二點多啦，該着來啦嘛？』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，他們慢慢的焦躁起來了，他們的小便，也越發多起來，可是終不見個音訊。

李班長在礦警家屬宿舍裏，等得實在不耐煩了，他一看見他的大肚皮老婆在摸索着

收拾衣裳，嘴裏叭叭的嘮叨着，心裏越加冒火。他惱恨劉春言總是吞吞吐吐的不給他說實話，非得他摸不着頭腦，這實在不够朋友。依他想，什麼事都得同他商量才對。他氣憤憤的又去找到劉春言，沒聲好氣的嚷起來：『到底怎麼着，什麼事都由你們偷着幹，偏不給我說個明白。』劉春言連忙擺擺手，指指土崗上，李班長向上一瞥，像是郭草灰那個走狗在巡查，也就低聲下來。劉春言像不在意的說：『什麼事都得對你說！你就不想想你是什麼人？這號事弄不好就要殺頭，可是隨便向人說的？』接着就用手指演個八字，悄悄的說：『八路軍有八個團馬上要來，你害怕什麼，我給你任務，一等八路軍來到，你領着隊伍去打三角院，讓你立個頭功。』李班長高興得挺了挺腰幹，拍着胸脯說：『那！我能幹，一定幹。』

李班長走後劉春言與傅文才繼續調兵遣將，佈置隊伍。劉春言出主意，傅文才發號施令，調崗的權力，原就是握在傅文才的手裏，今天却有了大用處，他們從礦警班裏調出『自己人』，去把守南門附近和三角院的崗；西砲樓與北門上，也派了兩三個。劉春言再三叮囑他們說：『要緊緊的捏好武器，不讓』落到壞蛋們手裏。一聽手榴彈響，就到三角院集合。』他們又把許多壞蛋，調到密底下及其他不要緊的崗位上。十二點以後，煤窖裏重要的去處實際上都已握到起義軍手裏了，只等手榴彈一響，就要一齊動作。

劉春言調度開隊伍，還顧不上喘息，忽見李班長與任班長匆匆忙忙的路進衛兵室，

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，擲到劉春言前面。劉春言嚇了一跳。他們用命令的口氣向他說：『這是我們寫的，如今已到下兩點了，還不見八路軍來，恐怕誤了大事。聽說西溝來了八路軍，你快把這封信送去，要他們快快來。』劉春言聽到這裏，急自然也有些急，但是仍然若無其事地回答他們說：『不用急，事情誤不了，我前天假扮了放羊人到外邊早就與八路軍接好了頭。八路軍要從漳河那邊過來，單過過河也得一兩點鐘呀。時間原不能的確，啥時到啥時算。』接着他向任班長說：『老任，咱們早就商量得好好的了，你怎麼跟李班長一般着慌？』任班長發起急來了，他說：『都是李班長害怕，他怕受了你的騙，再三纏着我要寫信。嚇！八路軍來不來吧！反正咱今天總得幹，我早就已經計算好，咱們幾十個弟兄，就搞不倒五六個鬼子？嚇！不用送了，包在我身上，八路軍不來也要打他個樣子。』任班長正說得起勁，忽地從門外跳進一個人來，大家一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說不出半句話來。

「喂！我是二〇八」

原來那跳進屋裏來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那個死心漢奸郭草灰（礦警隊的副隊長），